

# 死亡賦格

盛  
可以——著

她在2019年打造了一座基因城邦，  
在天鵝谷的邦土中，詩人換上了手術袍，  
從此不再寫詩，分行的句子只是一排排屍體，一切都是耳鳴和幻象，

身體在這裡，靈魂在哪裡

INK  
印刷出版

死亡賦格

盛  
可以——著

**INK**  
PUBLISHING

文學叢書 347

# 死亡賦格

作者 盛可以  
總編輯 初安民  
責任編輯 洪玉盈  
美術編輯 林麗華  
校對 吳美滿 洪玉盈

發行人 張書銘  
出版 **INK**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 
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 
電話：02-22281626  
傳真：02-22281598  
e-mail：ink.book@msa.hinet.net  
網址 舒讀網 <http://www.sudu.cc>

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  
劉大正律師  
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
電話：03-3589000（代表號）  
傳真：03-3556521  
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
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3年2月 初版  
ISBN 978-986-5933-60-9

定價 330元

Copyright© 2013 by Sheng Keyi  
Published by **INK**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  
Printed in Taiw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死亡賦格 / 盛可以著.

--初版. --新北市中和區：INK印刻文學，  
2013.02 面：公分.--（文學叢書：347）  
ISBN 978-986-5933-60-9（平裝）

857.7

102000883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  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# 目次

第一部	0
第二部	0
	7

死亡賦格

盛  
可以——著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獻給生於一九六〇年代的中國人——





# 目次

第一部	0
第二部	0
	7



第一部

精神上歷經兵荒馬亂的人，事後大多沉默。滿腔熱血化為死水，信仰流浪成狗。他們讓心院荒蕪，腦海長草，在沼澤中過著野花覆蓋的日子。他們患有精神關節炎，到陰天便隱隱作痛。沒有膏藥。他們痛。他們忍。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分散注意力，比如撈錢，比如移民，比如搞女人。

源夢六屬於最後一種。他生於一九六〇年代，長得瘦高、孱弱、蒼白，短髮柔軟順貼，修剪出很講究的鬢角，膚色乾淨，白大褂總似初雪，不帶瑕疵。他通常在手術時戴上無框眼鏡，平時說話緩慢，從不惹麻煩，沒有不良習性，惟一的缺點是嗜好婦女。他本人認為這不算缺點，「如果男人都不敢承認自己熱愛婦女，國家還談什麼希望」。

身為沉默的大多數之一，源夢六混得不錯。人類在源源不斷的疾病中前進，他天生一雙輕薄透明的巧手，用柳葉刀給自己劃來利益似乎並不出奇。悄悄說一句，其實源夢六是個詩人，但他對此深有忌諱，從不提詩壇「三劍客」那一檔子事。他的檔案裡沒寫詩人這一筆，履歷像新的手術刀一樣乾淨，不沾血腥。

那年「寶塔事件」以後，源夢六多少有點怪異，一條心理上的喪家犬，夾著別人看不見的尾巴，攜帶永遠光鮮的外表，偷偷嗅著街頭小巷的歷史氣味。他想早日看到歷史被剝光衣服的身體，他對這件事的期望，猶如對某個新鮮女人的想像一樣強烈：他想知道這個女人被放倒的樣子，她的聲音和面孔，他的身心將會有什麼樣的激動和震顫。他堅信，所有偽裝的女人一旦剝光，就會回歸

真實——因為身體不會說謊。

他要活到老而不死，很早就開始養生，比如科學地攝取熱量，細心地伺候胃，每天要消滅幾顆生大蒜，讓蒜氨酸、蒜氨酸酶、維生素、纖維素及粗蛋白微量元素暢通血脈。身爲一個健康的人，源夢六沒有痔瘡，沒有信仰，沒有潰瘍，沒有理想，沒有牙齦炎，牙齒不白，卻是乾淨，牙縫裡從來不會夾雜五穀雜糧。他不愛說話，每天喝足夠的水保持嘴唇濕潤鮮活，因爲吃蒜，他又自創了一種水劑消除口腔異味，後來這項專利成了許多口臭患者的福音。

源夢六還會玩一樣樂器——吹埙，能吹出那種無比感傷的音調。

年屆三十閱人無數，源夢六仍是光棍一條。他遇到的姑娘並不乏味，她們有腦有胸，腰是腰，臀是臀，兩腿光滑，手臂細長，床上床下收放有度，人前人後分寸不失……沒能和其中哪位修成正果，並非他命犯孤鸞煞，壞事兒的只是某種想法——他總覺得杞子還活著。

每年春夏之交，源夢六都會發一種怪病，皮膚瘙癢，過敏，起紅斑，肌肉痙攣，抽搐，腦袋裡咣噹直響，幻覺更爲嚴重。他抽打身體，用高溫發燙的水，把自己泡得像初生嬰兒渾身通紅。他有過幾個處得稍久的姑娘，犯病的時候，爲討稚嫩姑娘歡心，不惜口乾舌燥，誰也不信他的病要獨自去某個地方待一陣才能好轉。有的姑娘認定這是偷歡的藉口，有的姑娘稍深刻一些，略知他的個人經歷，便嘲笑他背著歷史的包袱，告訴他人生苦短，要及时行樂。有一個姑娘很識大體，她咬緊牙關替他拔去幾根白髮，溫柔地囑咐他注意安全。女人的心裡都醞釀著一個隱祕的春天，東風一吹，萬物復甦了，霎時便紅濤綠浪的。春天要來鮮花要開，誰也阻擋不了。他並不因此悲傷，內心反倒

讚賞。

在郊外的房子裡，源夢六關門閉戶，拉上窗簾，把房間弄成洞穴，像螞蟻一樣，搬回一大堆食品囤在家裡，有時多天不出門，望著窗外，那兒有野草山坡，有幾棵簡單的樹，他漸漸產生幻覺，他看見地上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人，太陽當頭烘照，那些人昏厥、脫水、電解質紊亂、抽搐……場面混亂嘈雜，救護車、槍聲、火焰將黑夜燒得通紅……他發現自己並不能在女人的懷裡獲得慰藉，後來投靠耶穌，逢週末揣上英語版《聖經》，去本市華麗的教堂，但他高估了上帝，成爲一個基督徒的結果，只是發現了讚美詩的催眠奇效，他在教堂的木椅上做相同的夢，夢見自己在圓形廣場上演講，被人群包圍。他總在自己激烈演講時驚醒，滿面通紅，眼睛充血，心窩冰冷，渾厚的「阿門」聲過後，隨紛紛站起來的人們走向街頭，漫無目的。

他走完整條北屏街，穿過遭金融危機和風波襲擊的大都市，城市的光鮮吸引不了他。街邊的樹一天天變粗，路面更寬更漂亮，人們有著營養良好的氣色。他低著頭走路，地面漸漸變紅，他一直走到城邊，那兒有條護城河，水也猩紅黏稠地流動。他暈眩，靠在刻有浮雕的石欄上，欄杆已修復，比原來更完好，被損毀的，得到天衣無縫的彌補，那些蹂躪與傷害的裂紋，也在事過境遷中被蒸蒸日上的生活填平。

能聞到隱約的血腥味，有時從樹葉花草間散發出來，有時來自下水道，有時是從某類人的身上，即便他們洗了澡，抹了香水，披上了華麗的外衣。源夢六栽花種草，果樹、園圃、虛偽和諧的田園詩意不能改變他無所適從的內心。他的靈魂從沒平靜過。時常聽見黑夜的狗吠蟲鳴，夜風來

去，夾雜刺耳的嘲笑聲。他無可挑剔的生活，正像平靜的小河，蜿蜒流過平原，穿越大地，匯入煙波浩淼的大海。幸福變得可恥，內心充滿疑慮，彷彿四周正醞釀某種陰謀，一個巨大的陷阱在等著他。他每日心裡察究更多的，是如何使肉體舒暢。他上夜總會，外出開會時勾搭女醫生，在別人的婚禮上引誘伴娘，在火車上俘獲女大學生，兩相情願地幹那些事情，也會將女人帶回家，奉獻他的溫情與尊重，神情嚴肅地操弄她們。

他將女人總結成兩類，一是喜歡革命的，二是不喜歡革命的。

喜歡革命的女人精力充沛不安分，她們主動，喜歡將他騎壓；不喜歡革命的，則一味地閉著眼睛，表情痛苦，暗自享受被蹂躪的快愉，高潮來臨時也只是死咬嘴唇。他說不上哪類更令他著迷，最終他總是想起杞子，想像她在床上的樣子，更多的時候，他只是想著他和她在一起的時光。

痛苦折磨著他。

這一次源夢六走得比較遠，聽從了某個姑娘的建議，來到一個草嫩魚肥、山水玲瓏的地方。他在湖邊的小餐館裡坐下，豐乳肥臀的老闆娘知道嘗鮮如聽戲，都是奔著角兒來的，磕磕絆絆地數出湖區的四珍——野芹菜、野藜蒿、蘆筍和麥米，好像老鴿兒細點青樓名豔，野性、嬌憨，百媚千紅，專為遠道而來的客官去乏消暑。源夢六有點暴食暴飲的勁頭，炸銀魚、蒸鱖魚、紅燒鯉魚，外加四珍，滿滿點了一桌，喝了點白酒，吐了一地的骨頭，臉紅到了脖子根上，連毛孔裡也散出了酒味。他吃完有點倦乏，在懶風中打了一會兒盹，被突兀的轟鳴聲吵醒，只見湖面上有幾艘機帆船如

坦克挺著炮管機槍，正把五顏六色地聒噪人群送上島去。

他摸出唄來，想吹上一曲，但人多嘈雜，便把它擦了擦，放回口袋，剝了幾顆蒜，一路咯嘣嚼著，檢條僻靜的路走了。

房屋零零星星。人煙漸漸消失。

白雲燦爛。群鳥低飛。

他一路前行，翻過幾道坡，穿過幾處荒涼地帶，一個急拐彎之後，看見了白牆青瓦屋，門口有悠閒的牲畜，湖面停著一艘帆船。

這一帶的湖光山色有點不同，濁黃的湖水一望無際，有種世事蒼茫的寥落。白鳥姿勢優雅地落在船帆上。烏鵬幹練箭一樣衝擊水面，叼起一條銀魚。當雲燒起來，湖水也燒起來了，漁船在烈火中隱約，像是受困的鳥。

猛然聽到鳥的慘叫聲，似有子彈在頭頂嗖嗖飛射。他趕緊勾了頭。

湖鄉景色恬美安靜，小路亂草橫生。空氣潮濕。梔子花樹上開滿了肥白的花。絲瓜藤花黃瓜瘦，芙蓉花粉紅，楠竹冲天，青瓦房上的炊煙，像戲子的水袖。

刺鼻的腥味沖淡了詩意。晾在竹竿上的魚，眼珠突起，一副死不瞑目的樣子。

一個穿得鮮紅的漁婦走向源夢六，手裡拿著一根魚叉走，那身血紅令人暈眩。她皮膚粗糙，臉色黯淡，與衣服色彩形成強烈反差，表情躺在紅色裡發黑，有一種安於貧命的老態。也許是落了灰



塵，或者是光線的作用，蓬亂的頭髮彷彿鍍了一層銀邊，像荻花一樣懶洋洋地浮動。

漁婦起先神情惶恐，好像這輩子從沒見過生人。當明白他想租船，便搬了竹椅讓他坐下，給他煮了一杯濃醞噴香的當地擂茶。

房子很舊，似乎還帶些傾斜，外牆刷著紅色標語。

遠處的湖水妖豔情色，碎波明滅。水鳥突然斜刺裡飛進岸邊的水杉林；蘆荻長成了湖岸線，一直延伸到看不見的地方；荻花灰白蓬鬆，毛茸茸的，在微風中懶散又黏稠。

太陽完全升起來了，大雁像種子播撒向天空。

他一口喝乾了擂茶，嘴裡嚼著黃豆芝麻渣上了船，解了纜繩，把船蕩開。

太陽威風凜凜。白雲肥潤，天空像藍寶石，看上去光滑透明。源夢六將船划過一片濕地，大面積的浮萍開著金黃的小花，密密匝匝的，黃金一般流淌著，漫過低矮的樹叢、蘆蒿，水葫蘆及不知名的水草，流向遠方。蘆蒿叢上面架著鳥巢，幼鳥不驚不慌，閒啄著夥伴身上的羽毛。偶爾有隻單腿獨立的濕鶴，縮著脖子打盹。水蛇游過，畫出八字形波紋。

他鬆開槳，摸出仕女墳對著遼闊的湖面吹了一曲，曠古肅穆，水波震顫。困倦時便雙手枕腦，仰面朝天躺下去，在刺鼻的魚腥味中閉上眼睛。

夏天的氣溫高達攝氏五十度，陽光煞白灼人，街上到處是爆米花似的昆蟲屍體。要複述一條